

国际 NGO 培训与研究中心 INTRAC

ontrac

第 29 期 2005 年 2 月

国际 NGO 培训与研究中心(INTRAC)简报

内容

观点:

多样性及包容性发展: NGO 是否有效地发动不同人群的参与

INTRAC 出版物:

多样性及过渡性: 哈萨克斯坦 NGO 部门面临的挑战

Praxis 新闻:

2005 年 INTRAC 会议“公民社会的支持: 社区发展是前进之路吗?”

NGO 内部性别融合及多样性的能力建设

焦点国家:

埃塞阿比亚妇女参与: NGO 项目实践的现实

INTRAC 人物

INTRAC 培训

在本期简报中: John Beauclerk 讨论了多样性及对 NGO 部门内各方面的问责问题, Indrani Sigamany 描述了当前关于 NGO 性别问题的大讨论, Esther Mebrahtu 提供了一个埃塞阿比亚妇女参与的案例研究, Simon Forrester 阐述了哈萨克在结束共产党制后建设一个具包容性和平等性的社会方面的经验。

观点: 多样性及包容性发展: NGO 是否有效地发动不同人群的参与

两个 NGO “有益实践” 的原则是 NGO 应该扎根于为一个特定的服务群体或目标群体提供服务, 同时反映社区内部的多样性。实际上, 这些原则经常互相矛盾。NGO 及其所构建的公民社会, 总是反映出他们自身的文化偏见。在那些人们只把信任局限于家族、种族和阶层联盟的社会里尤其如此。例如, 在巴尔干岛, 迫切需要 NGO 去弥补断裂的社会结构, 拯救非正义和腐败的行为以及纠正不平等和歧视。相反地, 那些过渡性国家的 NGO 与服务群体的联系都过于微弱, 更提不到多样性了。

这种矛盾并不是前共产主义国家所特有的。几乎没有哪种文化能够宣称真正没有歧视。这个问题也渗透到那些人们对制度的信任度更高、国家对国民更负责任的“高信任”的社会中。尽管条件好一些, 即便是高信任的社会也不能对所有人都提供平等机会。这种社会排斥的做法意味着少数民族、异教徒以及其特殊社会群体必须继续施加压力以争取和实现他们获取平等待遇的权利。为了达到目的, 他们常常需要成立自己的组织, 因为

主流 NGO 在满足不断涌现的需求时并不比政府有效多少。从这个角度来说，针对单个问题（或单个服务群体）的组织的增长正反映了 NGO 对社会多样性反映不够灵敏的缺陷。

NGO 难以有效满足多样性群体需求的原因还包括其他因素。纵观世界，NGO 的成员越来越多来自于专业性的、管理层的中产阶级，对他们来说草根阶层的参与常常只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在极端的案例中，中产阶级扮演着守门人的角色，这实际上挫伤了穷人和受歧视群体的参与热情。真正反映并包容多样性人口的 NGO 只是例外情况。举例而言，在 1989 至 1995 年间，由欧洲中心多数人口组织的 NGO 忽略了社会经济崩溃以及 600 万罗马人民的种族隔离问题，反而颠覆了共产主义运动所取得的成果。

提到种族或者宗教上的歧视，问题更加严重。国际法律和 NGO 行为准则一致宣扬公平原则。举例来说，内战时期，国际社会负责执行和平协议，禁止地域隔离。但是在这些复杂的环境里，NGO 易于犯遗漏和委托方面的错误。例如，位于波斯尼亚的国际 NGO 在这十年早期实施的民主化运动试图实现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他们在实现公平进程中的粗鲁做法导致了在其他情况下本来是正确的实践变得仅代表一个民族。相似地，无目的性“网络和交流”的和解项目也导致了巴尔干各种类型 NGO 之间的疏远。

公民自组织能够对分裂的社会起到复原效果，证明了这种努力是值得的也是可能作好的。举例而言，印度学者发现，市民生活中公共协议的强度导致了印度教信徒和穆斯林信徒之间的公共暴力在一些城市发生而在另外一些城市没有发生。在社团特别是经济性社团成员有不同的宗教和文化的多样性时，就可能出现制度性和平机制。

这个例子表明，为推动 NGO 的包容性以间接的方式处理和解问题将会更加有效。与其在国家里提倡和解、培养多重文化意识和展开教育项目，还不如把这些项目与草根信贷募捐运动及其它商业化的协会相结合提供实际帮助。问题在于 NGO——国际的或国内的——是否有能力去完全理解所处的政治环境以及公民的需求和能力。

NGO 在确定和服务于受歧视群体方面的不佳表现是否达到了多样性和发展的最低标准？人道主义 NGO 采取自律的现实确实增加了 NGO 承担更多问责的压力。政府和私人部门越来越多地参照国际标准或公司章程，他们不可能接受来自不受这些标准工资约束的“看门狗”的批评。举例来说，UNDP 最新的出版物《人类发展报告》探讨了文化自由和多样性的主题，特别强调了 NGO 面临的这些挑战：

必须更好地推动民主和公平进程，以适应人们不断增长的对社会包容不同种族、宗教和语言的需求。同时需要出台能够包容差异、支持多样性及促进文化自由性的多文化政策，使所有人都能自由选择使用自己的语言，信仰自己的宗教，塑造自己的文化。(UNDP 2004).

在推动少数民族和其他特殊群体参与 NGO 工作的进程中仍有很多事情要做，特别是在促进受益群体积极参与 NGO 决策过程方面。这期 INTRAC 时事通讯探讨了多样性这一主题并回答了这一问题：“NGO 是否已处于向更具包容性发展的进程中？” Indrani Sigamany 阐述了当前关于世界各地 NGO 内部性别融合的大讨论，而 Esther Mebrahtu 对埃塞阿比亚妇女参与的案例进行了研究，Simon Forrester 论述了在哈萨克斯坦环境下，过渡性国家政府和公民社会两个层面应对多样性及包容性的挑战。

作者: John Beauclerk

国际 NGO 培训与研究中心中东欧项目官员

邮箱地址: j.beauclerk@intrac.org

参考书目:

Cartwright, A. (2003) , 《巴尔干的社会资本: 遗失的环节》, 工作报告, 蓝鸟社会包容性组织和政策研究中心, 未出版。

Riddell, R. (2004), 《问责为什么重要? 》, 伦敦: 基督教援助中心, 未出版

UNDP (2004), 《当今多样性世界的文化自由》, 2004 年人类发展报告, 纽约: UNDP

Varshney, A. (2002), 《种族冲突及公民生活: 印度印度教徒和穆斯林》, John Harris 审校, 《前线》第 19 卷, 2002 年 5 月至 6 月, <http://www.frontlineonnet.com>

INTRAC 出版物

创造性和局限性: 国际援助舞台上的草根监测及评估

Lucy Earle

2004 年 10 月, *NGOMPS 18*,

国际标准期刊编号: 1-897748-81-7

这本书摘录了 INTRAC 第五次监测与评估国际会议的动态和讨论要点。此书表明, 北部许多发展行动者所使用的有关参与的美言与南部行动者严格遵从报告机制所受的压力之间是很不相适应的。书中陈述了理论关注点并提供了对监测和评估创新性经验的案例研究, 这些经验体现出使监测与评估摆脱传统形式成为可能的条件。

北部 NGO 采取权利方式的影响: 初探

Emma Harris-Curtis, Oscar Marleyn and Oliver Bakewell

2004 年 12 月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 41, 国际标准期刊编号: 1-87748-77-9

这篇文章介绍了北部 NGO 采取以权利为基准的方式的经验。在 INTRAC 和《南部研究》对 17 个北欧 NGO 研究的基础上, 此文主要论述了国际 NGO 在实施权利政策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作者探讨了 NGO 对以权利为基准的方式的不同解释, NGO 如何运用这种方法, 以及这种方法在组织上的意义。

谁受益? 中亚发展项目的监测和评估 (第二界年会报告, 中亚 INTRAC, 2003 年 4 月)

Charles Buxton

2004 年 11 月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No. 42,

国际标准期刊编号: 1-87748-79-5

这篇会议报告探讨了围绕公民社会的监测与评估的一些关键问题, 强调实践工作者应使受益人、公民社会组织和普通大众参与到行动过程中。

如需有关 INTRAC 出版物的更多资料，请点击我们的网站 www.intrac.org 或发 email 至 s.windsor-richards@intrac.org 索取我们最新出版物的目录。

多样性与过渡性：哈萨克斯坦 NGO 部门面临的挑战

刚到哈萨克斯坦的第一年，我的一位当地历史学家朋友试图帮助我理解哈萨克现代生活中一些异常现象：“因为拥有游牧民的传统，我们总是充满好奇心地倾听他人，并乐意在我们的生活里吸收一些新元素。”然后，他继续解释古兰经教义以及从俄罗斯传过来的伏特加文化为什么能容易地在哈萨克人的生活中并存。类似地，哈萨克国家官员鼓吹国家的种族和宗教多样性，以此作为后苏联发展的基石。

然而，自苏联解体及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的这段时期，促进和应对多样性方面的挑战和矛盾相互融合，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国家把多样性奉为其组织架构和制定各种法律规范的基本因素，但执行者以国家明确规定的条文为准，例如，现行的法律规定了俄罗斯 70 年的统治结束后哈萨克文化和哈萨克语言至高无上的地位。哈萨克推动了显著的经济变革，国家所有权的比例比欧洲大多数同类国家少，但是经济发展行业仍然局限于萃取工业而非多样化。哈萨克为了了解苏联政策对环境的破坏做了很多工作，制定了很多政策以改善环境和保护国家的生态多样性，但是仍然没有确定何处为其资源重点。

政府所面临的挑战同样也是哈萨克斯坦不断发展的公民社会所面临的挑战：

哈萨克斯坦的独立不是经过斗争得来的，而是由于苏联帝国的崩溃而突然无预期地到来。这种转变的确给确立和实施适合的文化模式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此模式旨在促进哈萨克斯坦的发展，应该保障政治自由、社会公平和国家身份的建立。(Heap 2003)

政府面临的这些挑战是多维的和跨部门的。“这些问题对任何社会的政策体都是挑战，因为事实上不能从单一的角度来理解它们。”(Nymark 1998)

那么，哈萨克斯坦的 NGO 及其他公民社会组织 (CSOs) 是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的？就哈萨克 NGO 部门总体而言，可以发现 NGO 在拓宽政治和公民空间上只作出了很小的贡献。根据 2002 年的 UNDP 报告，NGO 部门把关注点放在大城市及“一小部分对国家发展很重要的领域，如人权、扶贫、慈善、性别问题、志愿组织及环境等。”然而，从更深层次及更近的趋势来看，持续的证据表明 NGO 部门在两个重要的领域里正在不断成熟，两个领域的发展都促进和反映多样性发展，有助于建立更强壮的“政策社会”。

第一个趋势是一种不断增多的联盟建立，NGO 开始超越利益群体的特定需求。2003 年，来自各个领域及哈萨克斯坦各个地方的 200 多个 NGO 聚在一起搭成一个“平台”，共同反对一项已提议的立法。这项立法草案如果被通过，其中有一条规定将把 NGO 划分为“对社会有用的”和“不对社会有用的”。明显地，这个 NGO 的平台不仅能够成功地展开倡议活动，而且，他们与政府一起参加 2003 年 5 月的公民论坛这一事实展示了对哈萨克斯坦来说建立一个允许代表不同利益的组织发展的法律框架是多么的重要，不管他们是不是“对社会有用”。

第二个趋势是从有偏向性的国家公民社会占主导优势转变为一个更“分散化”的公民社会。多数 NGO 部门仍然具有如下特征：立足于城市，成员使用俄语并来自中产阶级，越来越依赖国际捐赠者。然而，NGO 部门正吸收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心之外的成员。举例来说，那些曾经成功地为哈萨克斯坦工业区的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组织，现在正与农村浮现的公民社会组织密切联系，帮助他们发出自己的声音。许多使用哈萨克语言的组织故意不按民族主义的思路定位自己的工作路线，而是关注如何促进更具包容性的发展。这种作法受到了苏维埃及前苏联的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的抵制。

在哈萨克斯坦，NGO 部门在能够应对社会平等问题挑战问题上仍然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例如，社会上缺乏对妇女权利和性别角色的认识(Earle 2004)，这意味着保守主义在性关系和家庭中非常盛行。然而，在一个历史上可汗统治与帝国统治互相争夺而现在正经历着大规模变革的国家，NGO 部门看起来适合处于一个保障完整的“哈萨克传说”的角色位置。

作者：Simon Forrester

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区域主管，INTRAC

Email: simonf@intrac.kg

注释和参考文献

参见 www.president.kz

Heap, S. *et al.* (2003),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公民社会》，牛津：INTRAC

Earle, L. *et al.* (2004),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社区发展》，临时报刊系列第 40 页，牛津：INTRAC.

UNDP (2002), 《哈萨克斯坦的 NGO：过去、现在和将来》，哈萨克斯坦：UNDP

Praxis 新闻

2004 年秋，INTRAC 的 Praxis 项目主要集中两件事上：一是 9 月份在巴黎举行的关于法语环境下的能力建设研讨会的研讨会；二是 10 月份在南非好望角举行的压力集团大会。因此，在本期简报中，Praxis 新闻将报道由两次会议期间出现的争论所形成的主要观点。在 INTRAC 的网站上 (www.intrac.org) 可以查寻到有关这两次会议的报告。研讨会的报告有英语和法语两个版本。

1、2004 年压力集团大会

压力集团是为 Praxis 项目提供咨询的国际性组织。它的作用是为 INTRAC 的 Praxis 团队提供战略性指导以确保该项目的工作是以能力建设的实践者的目前以及将来需要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之上，Praxis 通过以下形式为实践提供支持：交流的机会，为组织能力建设和宣传具有创新性和不同的方法。在本次会议上压力集团号召 Praxis 项目进一步开展创新，认为这是 Praxis 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的关键。并提出把重点放在创新之上意味着有必要去冒险，要敢于面对争议并不断尝试。大会也力催 Praxis 对 INTRAC 的使命建立的价值基础以及这些价值如何巩固了 Praxis 项目的活动作出详细的阐释。最后，

大会认为，改善能力建设的行为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与其它承担相关行动的组织建立联系是十分重要。

新涌现的问题

价值趋动的能力建设

CG 成员一致认为为了能力建设的组织活动保持其重点，并且从长远来说产生影响，能力建设需要在组织价值下，不断地发展和趋动。目前，在能力建设过程中，有一种忽视与其组织自身价值相联系的趋势，能力建设的战略主要是以传递为目标。尽管满足用户的需要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忽视组织价值可能逐渐破坏能力建设组织和他们工作的连续性。这是就供给服务的质量，运用的方式的连续性以及组织对待其利益相关方而言的。

把组织学习运用于实践中

公民社会组织越来越意识到他们组织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提高。CG 成员强调了奉献这种学习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的重要性，并且确保学习有助于组织同时加强个人能力。而且，保证这种与行为的关联性是比较困难的，既保证将学到的东西应用到实践中。Praxis 在调查组织的学习机制以及通过整合和分析 CSO 在这方面的经历来帮助改善实践情况方面发挥着作用。

分析和适应能力

分析和适应能力的水平对于组织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两种能力是紧密相联的。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适应力对于一个组织的生存以及保持工作的准确性和有效性来说是十分必要的。然而，这种适应的过程主要依赖于读懂周围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分析能力以及对于组织如何调整其战略和行为的反映的能力。这是一个需要作进一步研究的领域，并且 CG 成员鼓励 Praxis 在这一方面进一步扩大现存知识。

不同的治理模式

组织治理结构和过程的不同模式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经验表明，以西方民主结构为基本的董事会模式并不总是有效的或准确的。应该寻找不同形式的领导或参与决策的模式，而且对用于发现好的实践的经验分析应该进一步推广。

创造性的传播机制

有必要进一步揭示现存的、有创造性的传播机制，这种机制可能会解决处于不同层面的实践者之间的交流障碍。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是很重要的，交流工具的选择和使用的恰当与否将会决定能力的加强与否。Praxis 也应该找到促进南方与南方及跨部门交流的适当的方法。同时，这些活动应该建立在一个能力建设领域里谁与谁交流以及如何交流的初始图的基础上。

系统基础影响评估

影响评估的系统基础方法以长远的观点揭示不同的因素之间的关系，而且简单易用，可能成为未来发展的一种方式。并且，成就、所得的经验教训以及结果应该用更加有效的方法在 CSL 的利益相关者中进行更大范围的交流。区别能力评估的工具以及能力建设介入的评估是十分有用的，并且在后者方面应该作更多的工作。

2、能力建设研讨会

这次研讨会的目的是为法语环境下的南北方的实践工作者提供交流关于能力建设的机会，而且进一步探讨能力建设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和办法。CSOs 的作用必须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这一点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变得十分明显了。法语环境下的 CSOs 的合法性应该通过他们的利益相关者进一步得到加强，尤其是通过提高他们与基层的联系，并且以社区层面的组织的需求作为起点，以确保当地组织在国家和国际水平能够有一个可靠的代表，同时从新确定他们与政府的关系。

参与者也强调了那些进行能力建设的工作人员集中在一起的必要性，以此取得在法语环境下的能力建设的优先权。最后，法国的能力建设工具和资料方面有限的途径与法语环境下的实践者创造的方法的发展与宣传一样，都有必要重新定位。

3. Praxis 推广现状

最近，又增加了两条 Praxis 注释：

1、第六条 Praxis 注释：由 Chiku Malunga 和 Rick James.写的《在组织能力中使用非洲谚语》

2、第七条 Praxis 注释：由 Bill Crooks 写的《无语言工作：挖掘在组织能力建设中使用卡通画和画片的潜力》

它们都是由能力建设的实践者所写的，他们反映了 Praxis 项目的意图就是要使实践者更有实践意义。Praxis 的网页已经更新，而且在 INTRAC 的网站可以看见新的 Praxis 目标以及有关 Praxis 交流主题的信息。

(http://www.intrac.org/INTRAC/PraxisProgramme_en.html)

作者：Mia Sorgenfrei

INTRAC 项目助理

电子邮件：m.sorgenfrei@intrac.org

INTRAC 2005 年大会

公民社会的支持：社区发展是前进之路吗？

2005 年 4 月 18 日星期一至 20 日星期三

Amman, Jordan

登记截至日期：2005 年 3 月 1 日

此次会议的主旨在于就社区发展问题，最近从新引起人们兴趣的国际双边和多边代理机构问题，以及参与草根层面工作等问题展开大讨论。此次会议尤其希望考查对社区发展项目的支持与加强促进公民社会这个大目标之间的联系。

目标听众：

- 具备社区发展和（或）促进公民社会成长方面经验的个人。
- 立足于社区的组织和其它草根组织。
- 地区和国际 NGO。
- 双边和多边公共机构。

——政府。

如需更多资料，请与大会组织者 **Zoë Wilkinson** 联系。

Email: z.wilkinson@intrac.org

NGO 内部性别融合和多样性的能力建设

INTRAC 去年 10 月在伦敦举办性别规划研讨会，其主要目的是促进 NGO 的能力建设，在广泛工作中融入性别观点。研讨会为来自世界十二个国家的从事发展事业的参与者提供了一个讨论性别融合复杂性的平台。如果性别融合是实现性别平等的策略和过程，那么需要开发的能力就不仅仅是“如何”进行性别分析，还包括更清楚地理解“为什么”以及在什么环境下性别融合对实现性别平等非常重要。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以来，在人们仍然能够接受贫困人口性别差异的同时，对性别及不平等性的分析已经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有所区别了。这反过来通过一种更具性别意识的方式影响了消除贫困的政策(Catagay 1998)。

参与者在课程中不断反映了对所在国家政治多样性、社会框架、文化环境的认识。这种多样性本身需要不懈的改革和创新以促进相应性别敏感度的发展，也需要依靠一定空间来展开行动和促进变革。为了培养变革能力，我们需要建立深入的个人、组织和所在社区的动机机制。与传统理论认为只有当事人自己拥有变革的能力时才可能推动复杂的变革相反，这次研讨会认为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过培养意识、学习性别分析必需的技能知识而获得的。最必要的是要有为进行变革而采取决策性行动的意愿。

研讨会议题之一是关于“性别平等”和“性别公平”的区别。在 1995 年北京会议上，与会者一致同意平等一词可以指代公平，因为公平“是用于解释社会正义的一项要素，通常以传统、风俗、宗教或文化为基础，大多数时候针对妇女受损权益而言”，所以显得不太受欢迎。在这次会议上，平等一词被阐述为个人的权利、责任和机会，而与生为男性或女性无关。“平等性确保（女性和男性的）观点、利益、需求和优势在计划和决策过程中都可以获得同等待遇。” (OSAGI 2001).

这种性质的社会变革需要评估传统思想反对革新的程度。既然性别融合已经提上日程二十多年了，有一种趋势认为个人有不同的出发点以及对导致变革需求的不平等性有不同理解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持续地整理与变革所造成的紧张态势相关的资料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因为围绕性别的大讨论充满了感情色彩。这些感情来源于那些让我们感动的有意义的行为，不管是我们个人还是组织都受到影响。

为了解决创造变革机会的过程中所存在的困难，需要适应不同地区特殊文化政治环境的创新和结构。不同国家社会政治运动的历史发展告诉人们为平等而奋斗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例如，最初的妇女运动发生在伊朗。尽管后继的政治领导层尽可能地掩盖这次变革运动，但运动本身没有消亡，而是采取了更多创造性的方式使自己的意识在主流控制之

外充满活力。这次创举应该被记载下来，其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介绍性别融合方法论的有益工具。

INTRAC 性别培训课程中涉及到丰富的多样性从微观上强调了人们在各自社会工作中所要应对的不同因素。Amartya Sen (1992)写道“人类深层次的多样性强化了评估平等性时需要考虑多样性。”这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的平等性？在国际发展领域，性别平等问题是被视为与贫困环境相关的：最基本的是更有效地分配资源。然而，这里指什么“资源”以及处于什么环境之下？这资源怎样涉及到如下一些要素：如人类基本需求、基本权利、政治声音和影响、责任、机会和权力平衡等？

无论从社会学还是从实际采取的方式来说，多样性和不同性都缓和了争取“平等”的努力：“尽管平等主义经常采取那样的花言巧语（比如“人生而平等”），但实际上，忽视人与人差异的结果是导致了深刻的不平等，这种忽视掩盖了所有人的平等可能需要对弱势群体更多的关照这样一个事实。”(Sen 1992.)因而，联合国签署的旨在促进性别平等的基本原则认为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平等是人类权利和社会正义的实质之一，同时认为男女之间更大的平等是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在 INTRAC 提供的这种短期培训课程时间安排中，最多可以讨论性别理论、分析工具和模式。因地制宜地运用这些理论、工具和模式的技巧是由个人和组织的使命和创造性决定的。为了增强性别融合方面的能力，组织必须加强学习。短期课程的学习怎样影响到组织的其它层面，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以及如何传播新信息？最利于学习的组织环境也必须拥有奖励学习的机制，创造一个能够承认错误并分析错误的安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逐步地促进变革。

如果概念过于生疏，术语使组织内的讨论更加迷惑而不是清楚的话，将会使对性别的讨论令人生畏。遭遇挑战，包括与性别有关的挑战，每个组织的反应都会不同。寻求性别平等进入点的挑战在于要把不同的反应控制在一种思路，也就是使变革创新成为其组织学习系统里的一个基本要素。

作者：Indrani Sigamany
INTRAC 培训和能力建设主管
i.sigamany@intrac.org

参考书目：

Catagay (1998), 《性别与贫穷》，UNDP
OSAGI(联合国性别问题和妇女进步特别顾问办公室) (2001)，新闻，
<http://www.un.org/womenwatch/osagi>
Sen, A. (1992), 《再审视不平等》，哈佛：哈佛大学出版社

焦点国家 埃塞俄比亚妇女的参与：实践中的 NGO 性别政策现实

尽管“排他性发展”和“参与”这两个概念缺乏明确的定义，NGO 却对这两个概念一直怀有极高的热情。而且，非政府组织把“女性和贫穷人群的参与”作为它们努力的最

重要目标。但是实际上，非政府组织对实现“性别平等”做出了多少贡献呢？最近在埃塞俄比亚进行的一项有关“参与监测和评估”的研究中，有一项是关于评估八个非政府组织（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他们的政策和项目中如何解决性别问题。这项研究还特别评估了当地妇女在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实地层面参与的性质和程度。

在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的研究里，“性别”这个词通常被当成是指女性的地位而不是一个更广泛的关于男性和女性权力关系的分析。而且，妇女通常被当成是一个群体来考察而不是根据她们社会经济，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和语言等差异来划分。在大多数国际非政府组织里，没有清晰的政策，大纲或是程序性的东西来促进妇女的参与。尽管很少一些国际组织在国际层面发展出了性别方面的政策，但在实地层面缺乏对这种政策的清晰、系统的应用。

然而在诸如埃塞俄比亚这样一个在文化上对性别政策还有一定抗拒的国家，将性别政策转化为实际操作所要面临的挑战是不容忽视的。研究发现，对这些国家的项目人员进行性别问题的培训总是不足以克服文化上的障碍和消极态度。事实上，培训有时会导致性别问题变成争论的导火索，因为一些男性工作人员会觉得这些概念是外部强加的。这些凸显了文化敏感培训材料的必要性，同时还需要开发用于计划、监测和评估的性别敏感的工具。

在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里，女性的真正参与度受制于一个广泛的文化限制和低文化水平的大背景，尤其是在农村。研究发现，“参与”这个概念被当成是个方式而不是目标，仍然主宰着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和当地妇女的交流。举例来说，参与通常被限制在基层水平，这意味着妇女在项目开始时参与的多是信息收集和咨询。事实上，当地妇女对项目的运作总体而言控制有限，决策影响力也很小。

这项研究采取的是以行为者为考察基准的研究方法，深层探索了国际性非政府组织实地工作者的角色以及当地妇女自己的参与组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项目中，基层工作者承担起了起了协调者的角色，在项目中不同的利益方，包括男性女性的不同人群间进行协调。一些基层工作者对像性别平等文化上比较敏感的问题非常抵触，他们没有将他们组织的性别政策和项目政策和理念为准则。有关基层工作者阻止妇女参与的案例时有发生。另一方面，也有些案例，基层工作者掌控局势，以克服当地男性的阻挡，使社区里的女性能参与相关活动。

在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项目里，从提高性别平等和当地妇女的社会经济状况的角度所取得的成就常常不是通过正式建立的项目机制达到的。其实，这些成就是当地妇女对项目活动提供给她们的机遇和空间的战略性运用的结果。比如说，女性经常寻求避免与当地男性直接冲突，因此倾向于参加那些不会威胁男性角色的活动。因此，女性更积极地参加“只有女性”的活动并且能够掌控它们，并且实现内部的组织协调。通常这种分开的活动更能成功提高妇女的生活水平。当然这种策略是违背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做法的，它们采取整合的方法来对待性别和发展；有时候，将女性项目的活动和组织工作分开操作要比将女性的要求和优先性融合进主流活动更有效。

总结来说，埃塞俄比亚的实践表明，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需要对“参与”这一概念进行清晰的、可操作性的界定。它们还必须发展在实践中实施性别政策的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计划，尤其是在基层。这需要对作为前线职员的协调角色给予特别的关注，要对他们进行

培训，使他们具备掌握进行项目策划，实施，监测和评估的实际的，具有性别敏感性的工具。

作者：基督援助机构的 Esther Mebrahtu，INTRAC 的研究人员 Vicky Brehm。
Email: v.brehm@intrac.org

本文节选自 Mebrahtu, E. (2004) 的著作《政策化为实践：埃塞俄比亚参与性监测和评估》。牛津：INTRAC。副本可从 INTRAC 订购。(email publications@intrac.org)

INTRAC 人物

一些新成员的加入使我们牛津办事处的国际形象得到提升。他们是来自阿塞拜疆的会计主管 Svetlana Duncalf、来自墨西哥的项目支持 Gabriela Romo 以及来自津巴布韦的行政官 Agnes Daizi。我们也在欢迎其他来自英国的新成员，他们是财政助理 Stacy Hennessy，会议组织者 Zoë Wilkinson，以及刚加入的项目发展官员 Eliza Hilton。

我们不得不与 INTRAC 研究员 Barbara Brubacher 告别，我们祝愿她一帆风顺。Rebecca Blackshaw 返回雷丁大学攻读发展学的理学硕士学位，Charlotte Hursey 现在是 INTRAC 的一名研究顾问。我们祝愿 Rebecca 和 Charlotte 一切顺利。

我们还要向 Claire Cody 和 Rania Sabbah 致以我们诚恳的谢意。前者在攻读社会人类学硕士学位的同时为我们做了很多志愿工作，后者在 Bath 大学攻读国际发展学硕士学位的同时一直参与我们的工作直到 12 月，为提升我们的国际形象做出了贡献。

作者：Shelagh Windsor-Richards
INTRAC 办公室主管
Email: s.windsor-richards@intrac.org

INTRAC 培训

我们很高兴公布我们 2005 年 1 月至 3 月的短期培训课程计划

战略发展

2005 年 1 月 12 日至 14 日，培训期三天，不提供住宿，培训地伦敦
此期培训课程的目的在于增强 NGO 从业者的能力，使他们能对不断变化的环境做出反应，做出具有长远目光的决策，并考虑到如何运用有限资源取得最大影响。

支持南方倡导运动

2005 年 1 月 19 日至 21 日，培训期三天，不提供住宿，培训地伦敦
NGO 越来越注重发展他们的倡导策略和能力。此期培训的目标对象是来自南北方东方的 NGO 以及日益介入倡导运动的捐赠组织。

参与式监测与评估管理

2005 年 1 月 24 日至 28 日，培训期 5 天，提供住宿，培训地牛津

此期培训课程介绍了对 NGO 内部参与式监测与评估过程的管理方法，补充了从原因到结果的传统线性解释方法的局限性。

影响评估：如何得知我们有所不同？

2005 年 2 月 9 日至 11 日，培训期 3 天，不提供住宿，培训地伦敦

随着 NGO 形象的提升，对 NGO 工作长远效应的评估需求也在增长。此期课程将探究当前关于影响评估的大讨论，以及当前的相关实践和方法论。

组织发展

2005 年 2 月 14 日至 18 日，培训期 5 天，提供住宿，培训地牛津

此期课程从分析模式到设计与时俱进发展规划，向参与者提供一个探讨组织本质的框架。

能力建设：组织发展的路径

2005 年 2 月 28 日至 3 月 4 日，培训期 5 天，提供住宿，培训地牛津

从个人到广阔的社会各层次都进行着能力建设。这是一期介绍性课程，从高效组织的角度来理解能力建设和能力加强的过程。

组织内部变革管理

2005 年 3 月 7 日至 9 日，培训期 3 天，不提供住宿，培训地伦敦

此期课程把变化当作一个可以控制的持续过程，培养 NGO 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环境的意识，让他们认识到内部变革对于组织维持高效性是非常必要的。

倡导和政策影响

2005 年 3 月 14 日至 18 日，培训期 5 天，提供住宿，培训地牛津

此期课程致力于让参与者能够全面理解政策形成过程以及个人和组织如何通过有效倡导变革影响政策形成。

如需更多资料请发 email 至 training@intrac.org 与培训和后勤协调者联系，或者浏览我们的网站 www.intrac.org。

ontrac

国际标准期刊编号：1476-1327

编者：Vicky Brehm, INTRAC 研究员

封面设计：Sophie Johnson

印刷和发行：Warwick 印刷公司

ontrac 是 INTRAC（国际非政府组织培训和研究中心）的通讯。它每年发行三期。在注明来源的情况下，时事通讯的内容可以自由复制和翻译。INTRAC 在此对 ontrac 的出版做出贡献的机构表示感谢，它们是：基督教授助中心，Concern Worldwide, Cordaid,

DanChurchAid, MS 丹麦, Novib, 丹麦救助孩子中心, 挪威救助孩子中心, 瑞典救助孩子中心, 南方研究和英国乐施会。

如需订购 ontrac, [请发 email 至 info@intrac.org](mailto:info@intrac.org) 与 INTRAC 联系, 请注明您希望通过 email (可提供英语、汉语、法语、葡萄牙语、俄语或西班牙语版本) 还是邮寄 (只有英语和俄语版本) 接收。

INTRAC
PO Box 563
Oxford OX2 6RZ
United Kingdom
Tel: +44 (0) 1865 201 851
Fax: +44 (0) 1865 201 852
Email: info@intrac.org
Website: <http://www.intrac.org>

INTRAC
PO Box 563
牛津 OX2 6RZ
英国
电话: +44 (0) 1865 201 851
传真: +44 (0) 1865 201 852
Email: info@intrac.org
网址: <http://www.intrac.org>
INTRAC, 有限公司注册号: 2663796, 慈善机构注册号: 1016676